

## 漫時光，初秋閑筆

初秋，携着凉意的風，向我，徐徐走來。

最喜歡的時光莫過於屬於自己的小午後，約着陽光，携着秋風，捧着本書，依靠着那小門前，靜靜的翻閱着。倒上一杯白開水，涼涼時光，寂靜書香。喜歡白開水，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？是從小，還是十年前？想着想着，始終想不出個所以來。想不起了，那就留着吧，歲月還靜，至少喜歡的至今還是喜歡的，并未被歲月所清洗掉。愈來愈發覺，原來，這樣看秋，亦是美的，不傷不悲，不痛不癢。

總有人無意間撩了心簾，往往，忍不住所感嘆，所憐惜。猶如花開時，繁華妖嬈，春去難逃凋謝的宿命，一地荒涼。我喜歡花在春天開的那麼無怨無悔那

麼妖嬈，也惋惜着那般凋謝荒涼的場面。這些，讓我想起了一個女子，那般堅決，那般果斷。無論是風月雪月，還是柴米油鹽，她的愛如花開花落，那麼繁華，那麼荒涼。她愛的如此傾心，亦恨的如此驚心，仿佛世上，那些女子都不及她這般對待紅塵瀟灑。所有的緣份與宿命，來了，就好好愛着，哪怕傾着整個溫柔鄉，這樣的女子，着實讓人歡喜，讓人憐惜。在這熙熙攘攘的紅塵間，她不辜負自己，活出最美的模樣。這種女子，對待風月雪月，用風流戲弄四字實在是種玷污，我想，這樣的女子，是最專情，深情無悔的那種。正因深情，才愛的這般傾心，若是情傷深處，才會這般決絕的離去。來去匆匆，離去不帶一絲情感，入骨相思不知痛，緣盡離去不

道情。世間所有的遇見，不問因果，莫問是緣還是劫，離去，也是一種解脫，我們所能做的，就是在散淡的日子裏，尋覓遺失的踪影。

也許，生來就這樣的善感，無關環境，亦無關人物。一個人時，總是喜歡想點東西，來裝飾着內心的空寂。不是不願說空寂，祇是無人知曉，不是不願說孤獨，祇是無人問津。寒月星空，茶水涼却。人生的緣分，就像是盞茶，瞬間由暖轉涼，由濃到淡，亦可以一飲而盡，再來回味，祇有縈繞在嘴裏的淡淡餘香。學會着等待，學會着看淡，在漫長的歲月中，修心養性，我心安然，無意間瞥到那封陳舊的書信，順手拿了起來，抖了抖那覆蓋的塵土，取出，看着書信。

時間不同，看信的心態亦不如初，淡淡的筆墨，字行間，皆為叮囑着此生要彼此安好，無論是天涯還是咫尺，都要努力的幸福。如今想起那個寫信的人，我想，是幸福的，有了執子之手，與子偕老的畫面。我知道，人的幸福路皆為不同，有的很長，有的很短，那個寫信之人是屬於後者。始終對那一句“得之，我幸，失之，我命”有着說不清道不楚的情愫。也許，所有的一切，都是冥冥之中所注定。而我還在奔跑着幸福的路上，未抓住幸福之綫時，那就好好的做着喜歡的事，以最美的歲月擁抱着幸福。

什麼時候走到了這個模樣，喜歡淡，喜歡靜。就如月姐姐說着，【我信你。每每看到妹妹的動態，我祇是靜靜地看着，我說

過，看到你，好像從前的我，這條路，必得親自一步步走來，所以，我不說，終有一天你也會看淡一切，做好自己】。是的，當哪一天，我走到了姐姐的這般境界時，真的算是，與時光兩不相欠，歸于平淡。淡了網絡，淡了紅塵，紅塵歸人，我終不算，頂多算是一個過客，來去皆隨緣。

窗外，不知何時下起了雨，那雨，落在屋檐下，落到樹葉上，那落音，醉的人骨，醉的人心。不知在哪看過這一句話，“喜歡就是喜歡，無需理由”，多簡潔的話語啊，没有任何的阻礙。下雨，適合在漫時光打個盹，做一簾清夢，收拾着桌面，就伏着桌面，打了個盹，夢裏，關掉塵門，從此，任誰敲扣，再無開啓。

(文/聽雨)

## 盡情地享受獨處

為什麼要寫這篇文章？我是因情而作。今天，剛剛看到著名作家姚振函逝世的消息，與他離世之日已四個多月了，心情仍很悲痛。因為，我是他的熱心讀者，非常喜歡他的寫作風格，經常拜讀他的大作，使我頗為受益。近年來，記憶特別深的是，他發表在《散文百家》上的一篇文章《盡情地享受寂寞》，與我當下的的心境非常相似，我反復讀了幾遍，慢慢回味，感受從中而來，加之對姚老的懷念，受姚老文章的啓發，寫一篇與寂寞相似的文章，不妨就叫它《盡情地享受獨處》吧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寂寞與孤獨是現實生活中的姊妹，很相似，又不同，有的人孤獨，有的人寂寞，有的人盡情地享受獨處，有的人則盡情地盡情地享受寂寞。姚振函老師借他退休生活的感受，盡情地抒發了享受寂寞的無限感慨。那我就借姚老師的引子，寫寫現實生活中獨處的享受吧。

其實，我從小就既喜歡熱鬧，又喜歡獨處，在熱鬧之餘，總喜歡獨處一陣子，獨自思考、回味

一會兒，比之一味地湊熱鬧更勝一籌，更能帶來一種說不出來的享受，一種回味後的甘甜。後來，參軍、參加工作後，因從事文秘、宣傳工作的原因，大多時候都安排我自己在一個辦公室裏工作，給了我獨處的時間和空間，每每與戰友、同事相比，自覺享有獨處的優勢，也與自己非獨處時相比，感覺獨處更勝非獨處，平心靜對，獨處使我享受到了無窮的魅力。再後來，因各種原因，獨處的時間更長了，覺得自己獨立思考的時間更多了，思維更遼闊了，獨處給我帶來了諸多好處，獨處使我靜靜地思考，獨處使我天天在收穫，獨處的時候，靜美隨之而來，清靈隨之而來，使自己腦空、身輕、心靜，放飛自己的心靈，什麼都可以想，什麼都可以不想，或反省、或沉思，或憧憬。獨處還使我拋却了外界的幹擾，消除了酒場的煩擾，職場的壓力，何樂而不為呢？

獨處過後回味獨處，感受着別樣的滋味。我感到：獨處確實是一種享受，是一種忘却塵世喧囂的精神享受，是一種忘記瑣事煩惱的愉悅之境，是一種超越于

自我的心靈栖息地，是一種有如盡享芳醇花香的愜意，是一種獨享深入思索之後的收穫。不是嗎？當我們獨處的時候，不妨慢慢嚼嚼，就會深切地感受這一點，也就自然地使你體驗到了獨處的享受。

換一個角度來思考獨處，它還是一種避世、解脫的良策。獨處，可以擺脫“才下眉頭，又上心頭”的憂愁，消除“對酒當歌，人生幾何”的無奈。當你屢遭挫折，長嘆命運不濟時，當你不被理解，覺得世態炎涼時，當你仕途不順，感到前途無望時，不妨獨處靜思，你就會幡然悔悟，清醒地感到，沒有必要為命運不濟而耿耿于懷，沒有必要為世俗的偏見而鬱鬱寡歡，沒有必要為官場的一時不順而想不開，這個時候，你就會感覺到獨處那微妙的輕鬆快意，就會從喧囂的塵世中解脫出來，這是排解壓抑、釋放身心的最好方式，放下思想的包袱，走向新的生活。

祇有獨處的人，才富有豐富的內心世界，他們的內心世界是獨立的、深刻的、充盈的。獨處，可以使自己的心靈得到沉靜，使

自己的思想得到沉澱。你可以到寧靜的水邊漫步，觀五光十色，觀魚兒歡跳；你可以到空曠的大自然中徜徉，側耳聽鳥兒歡唱，抬頭望雲卷雲舒；你可以獨坐家中靜靜地遐想，或與書中作者對話交流，暢談書中的樂趣，或對人生的思考，讓心靈隨自己的思緒飄飛，四處飛揚，在思維的天國裏自由馳騁，你會感到無比的愜意。

獨處也是一種能力。古今中外，有多少文人聖哲在獨處中創造了奇迹。大家耳熟能詳的大詩人陶淵明，在歸隱山林的獨處中寫出了“采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”的著名詩句；明朝偉大的醫藥專家李時珍，歷時29年編成了《本草綱目》，李時珍正是憑借獨處時的獨立思考，得到自己獨到的見解和結論；還有被人稱為“發明大王”的愛迪生，一天祇睡三、四個小時，在沒有找到燈絲的日子裏，他總是一個



人蜷縮在實驗室的一個角落裏，享受着獨處時的安寧，得到了獨處帶來的成功。由此可見，獨處能給人帶來巨大的能量和希望。

獨處是一種美妙的境界，是一種獨立的精神家園，也是一種獨特的美麗。在喧囂的塵世中，無論身在何處，心有多累，我們都應該找到獨處這個不可多得的靜謐，品評獨處的滋味，理解人生的真諦，盡享獨處的無窮魅力。(文/江北喬木)

## 寂寒，瑟動青春裏一抹韻色

初晨，窗外薄薄的暈白從樓宇間的縫隙裏下浮，映在我的床邊。紗窗是開的，從外界撲進來的空氣，氳氳其間，我睜着眼，略感到了這個季節裏的寒瑟。從皮膚外層漸次蔓延到心底的寒意，恍若黑暗裏的螢蟲，持續地點綴着微毫芒光。

空蕩的房間，缺失了一種可以靈魂共享的憑依。雜亂的擺設，既定了一些心性的沉澱，合符人性裏不羈的本質。我起身打開燈，一縷清幽的日芒照在身上，像在一種孤絕的意境裏揭示荒蕪的本意。坐在床邊，為自己點燃烟，在尼古丁的刺激下，讓夢帶來的迷惘慌措，回歸常規的清醒。烟霧繚繞，火丁撲閃撲閃，在自我沉醉中尋覓最清寂的覺受。烟氣在空腔于咽喉進入肺腑，一絲絲的消極在肺葉裏浮散開靈。在肺壁上留下黑暗，沿進血液，在循環往復裏遞傳一種宿命。

烟滅，火熄。我穿上T恤，褲子。在一絲明媚裏起始一天的洗簌。在“喇喇”的摩擦中，我吐掉最

後的乳白。在鏡子裏，看到消瘦羸弱的自己。微聳的“子彈頭”，輪廓分明的臉龐，在青春裏侵染多桀的額紋深刻，眼瞳却是放大的綻放。在過往的青春裏，無人知曉我經歷了什麼。在黑暗的盡頭，我抬起頭，仰望有太陽的星空，一直有個信念于我心底，着我靈魂深處：我將用我全部的樂觀，堅持到我無法呼吸的那一刻。

我祇是做到現在，于將來，會有多少艱難困苦等着我。我不知道。于現在，在一朵花開的時間裏，以一祇素筆，在萬千動蕩的汹涌裏開播我的執念。于靈魂的空間裏發散了一縷縷有靈意的幽魂。游離于無盡的黑暗，奠基于生命的可貴。許多的幽魂，在我的空間不斷的撞擊，分裂，爆炸，最後融和。總是經歷這一艱難的過程。

我知道，我祇有堅持所念，總會有花開霞海，心由福澤的時候。雖然時光破碎的靜響，在我心底無數的叩擊。雖然世事紛雜的變遷，在我心裏不斷的沿續。可一朵易碎的

花朵，怎能抵抗四季的變換。一祇渺小的鳥兒，豈能飛躍大海的距離。

不論在過去的陰霾裏，跌落親人的陪伴，失落了朋友的相扶，默落了女人的漠然。在青春裏，青春已不能從單一的思考來揣度了，它已上升了到了成人的完全能力的解讀上了。青春裏那些不可控制的意外，都是人成長和成熟必經的歷練。可是傷害與悔恨難免，又有誰來彌補那些傷害的空白呢？

在青春的阡陌上，時光如荒漠的塵埃，在一種寂寒裏，瑟動了一抹別樣的韻色。點燃一絲淡然，吹送一種樂觀，在下一個歲月的輪回裏，指尖蔓延了一種與生命力同在的撫然。丟掉一份落魄，灑散一份頹廢，在天明破曉的輾轉下，驚艷的烟霧在一種與神性同化的躍然。

時光如老人過街，在一絲顫巍裏點滴流淌，可終究是走過了。不論怎麼遵循決意的原則，還是錯亂進入一片荒地，路途還是要走的。簡潔單一的實踐，在自我被囿絆中

直接前行，可少了靈魂的蠢動和不羈，應和着最潔白裏解讀，體味，深化。可紛繁繁雜的摸索裏，在靈魂被四處喚動的迂回苟沿，證實了生命的晦與神性，接納着最浩淼裏靈修，神練，幻化。

一些人，一些事，回憶將至眼前，活生生的赤色演繹在回放。親人的昇然離去，在我的脆弱裏，一道道深刻的刀痕印刻在自卑裏。朋友的奸詐虛偽，在我的溫暖裏，一陣陣刺骨的寒意蔓延在我的多疑上。我的世界其實早就崩坍過，在工作變遷的環境裏，同事們的美好溫暖一直填補我空缺的世界。我的精神分裂一直持續在我的生活裏，昇然而詭然。

在所有的災害放置我身上，我祇能持一杯極苦的茶茗，清飲入喉下肚，在苦味膨脹發酵的蒸騰下，我炒一份溫潤的菜肴，開口咀嚼咀嚼進腸，湮滅了苦，嘗到了美，在青春裏炒耀着一些不為人知的痛楚。

在一場場風花雪月的邂逅裏，在一次次付出引人感嘆的真意中，

我的愛情丟失了。女人，都是在美輪美奐的感性裏尋覓安全，在僵硬刻板的理性裏理解男人。她們都是一群紛至沓來的艷蝶，摘采了需要的果實，厭棄了這朵花，開始了下一場的海誓山盟的邀約。逐漸于現在，我越發反感了女人的多變本質。在妖傲的話語裏，在偽善的行為上，偽美的外相上，都是一群披着神性外衣的小醜。

在我的世界裏，我開始決定：在百花爭艷的逐流裏，在黑暗交替的流轉下，在一祇螢蟲的略芒下，以一支筆，凝練萬象，一雙眼，解讀神性。

當時光的觸角蔓延到無聲之處，心緒停滯了，花正開着，人性朝着追及無限的深度，進行着一場與生命，與時間，與空間抗衡的博弈。從茶靡花開，錦瑟年華，到世事無央，傾城歲月，輪轉着數不清的悲劇或者劇。

可我仁身凡世，梵音未了，寂寒，總還是瑟動了青春裏一抹韻色。(文/治愈系宅男)